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7)06-0094-03

# 《女勇士》——双重边缘下女性的自我属性建构

汤 荣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作为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以“华裔”为背景,以“女性”为主题,探讨了被男尊女卑的华人社会和白人主流社会双重边缘化的华裔女性在性别和种族歧视中挣扎和探索,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构建新型性别身份并确立自己独有的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文化;边缘化;自我属性

中图分类号: I041

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研究逐渐成为美国文坛的一大亮点。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代表作《女勇士》被誉为振兴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是美国华裔文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女勇士》用自传体的形式以第一人称从一个华裔小女孩的视角展示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华裔女儿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全书分成五个部分,前三部分作者“我”记述了几个儿时妈妈讲给她们的故事,后两部分是作者本人的讲述。

总体上,文章是沿着女性和华裔美国人生活经历这两条线索而展开的,体现了双重的文化边缘下美国华裔妇女的生活。一方面,作为华裔女性,他们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美国华裔,又生活在美国白人中心社会的边缘。她们没办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她们也无法完全回到中华文明。对于童年的她们来说,成长一直是处于两种文化的挤压中,因而显得更加艰辛和困惑,然而,她们并不甘于迷失,而是勇敢地挣扎和探索,最终寻找到属于自身的文化属性。

作为生长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女孩儿,女主人公身上背负着双重的压力,面临的最大的冲突便是中国文化和美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家里,母亲向主人公

灌输的是中国传统忠孝节义的思想,传授的经验或教训都是她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为应该教导女儿的。这些内容有些是积极向上的,但有些是愚昧的封建思想,不分青红皂白地灌输,给没有分辨能力的孩子造成困扰。除了耳濡目染的一些故事,中国移民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性别歧视思想也给主人公的童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极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

华裔女儿不仅要生存于父母为她们营造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受到母亲所灌输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制约,而且还要面对现实中美国的生存环境。美国主流文化对处于边缘的华人“他者”的歧视由来已久。欧洲的白人种族优越感、种族差异论导致了他们对华人的排斥、孤立。她很难在美国这样一个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的文化里找到自己的归属。

父母和唐人街的华人社会给予主人公的传统中华文化和美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使女主人公的内心充满矛盾。她对父母的许多行为感到不解和不满,但也明白父母的许多做法是为了“适应美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她对两边都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既不完全相信母亲关于神仙鬼怪、偏方迷信的讲述,不能认同华人社会中那些传统的规矩、成见和价值观念;同时又对自己身为华裔在美国社会中被歧视、

收稿日期: 2007-09-20

作者简介: 汤荣(1980-),女,湖北竹溪人,华东交通大学任教,硕士,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  
(Copyright © 2007, Journal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被排挤的遭遇感到愤怒和无奈,深深体会到自己无法完全等同于美国人、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的边缘状态。

因为成长在唐人街狭小的圈子里,从小耳濡目染的是汉语和很有限的英语,语言教育的缺失给像女主人公这样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障碍,无法大胆地表现自己,更不能追求完善的自我。在学校里,她像许多华裔女孩一样,沉默寡言,但是她痛恨自己处于这种境地,她的愤懑终于在一个比她更不爱讲话、在球场上更不受人欢迎的华人女孩身上宣泄出来。在女主人公欺凌弱者的冷酷外表下面,我们看到了在美国社会左冲右突、试图找到自身位置的华裔女性的内心挣扎,听到了她们不甘处于边缘状态、力图找回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心声。

女主人公在美国社会(学校)里挣扎奋斗,努力冲破沉默失声的困境,经历了痛苦的过程。而在唐人街的华人社会中生存,同样也充满痛苦和挣扎。在压抑了很久以后,一天,“我”对母亲喊出了心里埋藏已久的话。虽然母亲并不能完全理解我,她的解释也不能完全让我满意,但在这次爆发后,“我”终于明白了:我曾见到的景象也许全然不是由于我是华人,是由于我仍是个孩子。这样的景象即使不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最终也会消失的。当然喉咙仍然时常会痛,要制止这种疼痛,只有把我心中所想的说出口,不管是否会丢掉工作。

申请工作的时候,我不再填报“双语”栏了。

我仍在不断地想理出个头绪来:究竟什么是我的童年、我的想象、我的家庭、我们的村子、电影故事、现实生活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长大了。虽然对于自己的身份和传统仍然有许多疑问,但她不再耽于幻想,也不再愤怒而无目的地反抗。

作者违背母亲“不能讲”的告诫,“说出心中的话”。《女战士》开头引用了母亲的话:“我跟你讲的事,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跟别人讲。”而她最终写出了这本自传,就是她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塑造自我,寻自身文化属性的开端。她讲出了“无名氏”姑妈的故事,并重新解释,使她成为中国封建桎梏下敢于离经叛道,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女战士”形象。在族人的眼里,“无名氏”姑妈的未婚生子定是遭人强暴;作者却认为,她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是她反抗传统、向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

此外,汤亭亭在小说第二章中创造出的花木兰形象凸显了这位古代女性身上的英雄主义和叛逆精神,但同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相比,

《女勇士》里的“花木兰”已经面目全非。前者主要宣扬的是儒家的孝道,以及漠视功利、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后者则完全以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形象出现,从军的动机不是忠君爱国,而是报仇雪恨。木兰背上刻着“复仇”的字样,既冲锋陷阵又生儿育女,寓意是明显的:要在美国做花木兰一样的女英雄,赢得自我,就必须反叛传统的女性角色。从母亲身上,她也领悟到了中国传统女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勇敢坚毅的性格特征。她知道,这些才是自我的真正内涵。但是如果要在美国现实中做一名“女战士”,她就要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华人社区。她找到了自我的根基,同时也要面对另一个现实问题:花木兰的神话是否会在美国起作用,民族的文化遗产在新的环境下是否仍然会给她足够的力量?或者随着母亲一代人的逝去无声地消失?她无法从母亲身上找到答案,母亲对传统文化的恪守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如何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摆脱弱势地位,重塑自我,便成为更为严峻的问题。这个故事表达了作者期望在两种对立的文化中找到平衡点,重组自我的心声。花木兰向整个男权社会提出挑战,作者也要为无名氏姑妈复仇,向塑造她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发难。她在书中借花木兰之口道出了她重塑自我的基础:“宇宙浩瀚无垠,因此我必须心胸宽广,才能容下世间万象。”她要以宽广的胸怀消解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以一种英雄的气概,而不是弱者的姿态,确立自我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母亲在主人公心目中也呈现出女勇士般的坚强勇敢。当然,女儿对母亲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厌恶甚至憎恨以母亲为代表的荒谬诡秘的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在母亲的具体行动及所诉说的故事中寻找力量,以真实和想像两种方式面对并通过了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考验与挑战。在《乡村医生》一章中,母亲在旧中国的驱鬼经历集中体现出母亲勇士般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而在移民生活中遭遇了文化冲撞、种族歧视、思念故土、生活艰辛等困境之后母亲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力量俨然使其成为勇士的化身,女儿力量的源泉。

如果说讲出“无名氏”姑妈的故事并重新改造花木兰的传说只是作者反叛的姿态,那么另一位女性历史人物则寄托了她重塑自我的理想,那就是小说最后一章对于西汉女诗人蔡琰的描述。

蔡琰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女主人公遭遇的困境和问题的最终解决。蔡琰是又一个“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她20岁被迫离开故土远赴匈奴,不仅才

华横溢,而且骁勇善战.被胡人俘虏后,并非自暴自弃,而是在沉默当中坚守着汉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她的孩子讲胡语,她自己坚持说汉语,却欣赏异域音乐.最后,她唱出了自己的歌.“她的歌词似乎是汉语的,可蛮人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怨愤.有时他们觉得歌里有几句匈奴词句,唱的是他们永远漂泊不定的生活.蔡琰对于中国的吟唱不仅得到了蛮人的理解,而且“她的孩子们没有笑,……也随她唱了起来”.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想采用一种折衷的方法来解决华裔面临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并由此确认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身份和位置.蔡琰有两层含义:一是创造出另一个勇敢无畏的英雄形象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传统和美国白种男人操纵的主流文化;二是通过孩子和蛮人解读的《胡笳十八拍》,暗示出蔡琰对于自我属性的认识在异域得到了认可和接受.故事中的蔡琰以其积极、自尊的方式,保持了汉文化传统,却又努力适应环境,也就是说,她通过必要的妥协姿态使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得以消除.作者不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吗?她改造中国的神话、传说,赋予其新的寓意,以自己的方式维护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并努力使之适应美国社会.由“花木兰报仇”的天真幻想到现实中激烈的反抗,最后期待着在打破沉默和隔阂的歌声中达到某种和谐和相互理解.看来,曾经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挣扎奋争,亲身

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碰撞的作者对华裔在美国社会谋求自己独有的文化立场和身份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在踏上寻求文化属性的漫漫长途,经过无数的痛苦挣扎和徘徊后,主人公坚强勇敢地超越两种文化,为自己创造精神家园,找到文化归宿.这也意味着美国华裔妇女终于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间构建起独特的自我属性.

身为美籍华裔,汤亭亭从一个“他者”的角度对中美两种文化都作了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她不仅重新审视了中华文化,也对西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了质疑与解构.通过自己不断的思索和探寻给自己定位并建立起自己新的文化身份“根”.身处弱势群体和边缘文化的阵营,作者最终勇敢地向两个世界开战,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 参考文献:

- [1] 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 [2] 汤亭亭,李建波,陆承毅.女勇士[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 [3] 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00,(1):93—103.
- [4] 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 An Analysis of the Double—marginalized Self—identity in the Woman Warrior

TANG Ro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Woman Warrior*, written by the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Maxine Hong Kingston, is an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hibition of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growth of Chinese Americans, to reveal the confusion and hardships they suffer and to show their cost and gains in the course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thus reflects women's perplexed search for self—identity in the world of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e; marginalization; identity